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5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古堡深处是乡情

从豫北过黄河进山西,且将绵密的秋雨留在了太行山以南,我们从南京远道而来,是想看晋城一带的古堡群落。和南京的明城墙不同,晋东南的“民间”城墙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晋城自古产煤铁,经济富庶,儒贾蔚起,明末乱世中,当地大户与乡民集资筑城自保。这应该算是村级的“城”吧。经历400年风雨,苍老的古堡至今矗立在崖畔水岸,看一眼就令人兴奋。进得城里,摩挲着远年旧物,与老者唠嗑,似拾起儿时故乡的记忆。

晋城西北有湘峪村,城墙蜿蜒枕山面河,甚是壮观。城上镗楼相望,墙内暗道连通,街里老宅栉比,但大多挂了锁。收门票的人说,为开发旅游村民已迁出,只剩几户老人不肯离开。走过城墙牌坊祠堂老榆树,我们邂逅了几位长者,他们或领着游人进暗道探幽,或在城头讲述先祖肇建城堡的故事。不经意间,我们转进一处僻静院落,阳光下满树红山楂通透晶亮!檐下大娘招手:“来啊,摘了尝尝!”交谈得知,老两口80多岁了仍守着家园,儿孙们都在城里。我们为采山楂付款,老人谢绝。望着白发前辈我们心怀感动——他们的生息劳作,是古堡里最淳朴最温情的风景,要不,这一片嫣红黛绿从何而来、为谁绽开呢?

砥洎城居高冈,沁河将它三面环绕,水波漾漾,芦荻苍苍。城墙的建筑用料世上唯一,外墙砖石包砌,内墙体用炼铁坩埚垒筑,砌得如蜂巢般精密,号称固若金汤。城中窄巷迂回,间有过街楼横跨,我们在一幢古宅前驻足,外墙有简介牌。这是清代大学者、数学家张敦仁故居。张氏曾任江宁(今南京)知府,廉政且博学,在江宁建有藏书楼,可惜其著述散佚。我们正从门缝中窥探,恰有老少十余人前来打开门锁,为首长者正是张氏嫡传后人,听说是南京来客,热情

天一入了伏,就进入了自然的“蒸煮”模式,天地间仿佛是间大桑拿房。唯有将自己的心调到舒适的频道。

那日,在窗边的书榻前,一杯茶,一炷香,读《浮生六记》。其中有一句话格外打动我:“窗帘尽落,清风徐来,绒扇罗衫,剖瓜解暑。”十六个字,描绘出夏天里一幅浪漫的画卷。

汪曾祺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中也记录过类似的场景:“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让人只看着文字,就有了那种通体的清凉。盛夏酷暑中,原来还有如此多的妙趣横生。

喜欢盛夏时节的蔷薇花,开得一枝一簇。背景是斑驳的白墙,一扇小轩窗,精美的木窗棂,美丽的蔷薇花就兀自开放着,开得袅袅婷婷,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它们似乎格外喜欢这样的夏天,把最浓艳的色彩一一呈现。

盛夏,有蛙声,有稻香,有繁星如钻。最爱

“銮辂曾经处,风云辇道通。人凌苍翠上,江落混茫中。润药分泉碧,岩花趁佛红。残碑余岫嵒,玉简感何穷。”这是一首题名为《游摄山》的诗。摄山,即今天的栖霞山。诗的作者是清末状元、著名实业家、教育家张謇先生。

张謇(1853—1926),字季直,号啬庵,别署季子,江苏南通人。殿试授一甲第一名。

阅《张謇全集》后发现,这首题名《游摄山》诗,作于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二日。为何会写这首《游摄山》诗呢?他在《啬翁自订年谱》有些补充:“三月,游摄山,山有岫嵒碑,由湖南岳麓书院摹刻者,观石壁宋代题名,有题曰:‘曲辘子’,不知何代人也。”

这句话的意思是,光绪三年三月,游摄山时,见到了山中的岫嵒碑,这是从湖南岳麓书院临摹而来的。而在栖霞山中的石壁上,他还看到了宋人留下的摩崖题刻,并且有一方“曲辘子”的题名石刻,只是当时不清楚“曲辘子”是哪个朝代的。

《游摄山》一诗中提及的“銮辂”,指的是,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多次驻跸栖霞行宫的事。诗中提到的“岫嵒碑”,即栖霞山的禹王碑,位于栖霞山的天开岩处,是明万历三十二年吏部左侍郎杨时乔,根据湖南岳麓山“禹王碑”为底本,在栖霞山重新镌刻的一组碑刻。当时,杨时乔等人一共立了6通碑,其中3通镌刻古蝌蚪文,即77字的禹王碑;另外3通,镌刻的是“释禹碑文”,也就是解释禹王碑内

相邀入内参观。院内前后两进砖木结构的二层楼,楼梯已朽不可登,四顾蔓草萋萋。张先生现居邻省某市,假日率儿孙回乡探望。

郭峪古堡傍山临溪,规模大人家多以,地势西高东低,古宅深院相连,“Y”形街巷连通三座城门两处水门,便于雨季泄洪。清晨进城,大雨笼罩山乡,我们湿漉漉地走进街边高处的一户人家打听民宿。家里母女俩用方言商量一阵,姑娘小W说,我家不开客栈,但妈妈愿意让你们借宿——这家人的爽快出乎意料!我们定了心在村里徜徉,寻觅诗人笔下雨巷的情境。入夜,城墙上下彩灯齐放,照亮了黧黑天幕和喧腾溪水,勾勒出古建筑檐顶“如掣鹏飞”的轮廓线,城门碉楼汤帝庙熠熠生辉,雨水中石板路面溢彩流光……郭峪今夜没有月亮,也没有游人,因着我们对古堡的这份好奇与执着,它慷慨展示古风与新潮的交相辉映,让我们独拥山乡“夜雨涨秋池”的静美与悠远。

郭峪城墙雄壮,城中的方形碉楼高耸,为明代原构。登斯楼纵目山川,千米之外有另一座古堡皇城相府,那是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故里,游人扎堆。其实,陈氏的祖宅低调地隐于郭峪村中。老先生为官廉正,更编成《康熙字典》名载史册。这位传统文人生行稳致远,想必从故土汲取了养分与地气吧。

告别郭峪古堡,天蒙蒙亮,小W的母亲执意相送。两天来,她为我们提供了整洁温暖的“家”,我们品尝了她手制的晋味面食和月饼。小W明年要出嫁了,她说要带妈妈进城生活,真心祝她们幸福。

记住这年中秋节,因缘让我们在郭峪相遇,假如他年重访古堡,将见闻怎样的乡村变迁?车启动时,那一首《题都城南庄》的唐诗飘飘而来,窗外的乡亲、城垣与山峦渐渐隐入了雨雾岚烟。

在盛夏时节,回到自己的乡下小屋。当晚风吹散了一天的暑气,我喜欢坐在院子里,听小虫吟唱,身边是攀爬的丝瓜,所有的瓜果都在自然生长。不远处的池塘里,传来了阵阵蛙鸣,远远的稻田里散发着迷人的稻香。天空辽远,繁星浩瀚。天地间,人显得那么渺小,又那么珍贵。

盛夏,荷花三百里,草木正葱茏。在我眼中,荷是一幅中国画儿,宁静中带着一抹禅意。它出淤泥而不染,开得柔美而圣洁,金色的花蕊围拢着黄绿色的小莲蓬,胭脂粉的花瓣儿,轻盈地展开,不娇媚,也不低俗。翠绿的荷叶边,已经长满了莲蓬,小鱼儿在荷叶间嬉戏,荷叶田田。而莲蓬如一个个立式的小话筒,微微倾斜地朝向发言者,那发言者是低垂的荷叶,翻飞的蜻蜓,抑或是滚动的露珠。

盛夏,你除了叫它苦夏外,别忘了以一种欣赏的眼光,去体味独特的美。

容的碑。

略有遗憾的是,栖霞山的禹王碑群,均已损毁,剩下不完整的残碑。但幸而民国时期有人将栖霞山禹王碑6通碑的内容,一一拓片留存。三年前,南京大学举办的《金陵石语——南京大学藏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》中,栖霞山禹王碑6通碑的拓片集中亮相。

《啬翁自订年谱》记述的栖霞山“曲辘子”题名石刻,也是位于栖霞山天开岩。其全文为“丁未十月曲辘子游”,其中“丁未”,即北宋英宗治平四年。

张謇与南京颇有渊源,除了题写《游摄山》诗外,还曾在南京参加了乡试。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,张之洞继聘张謇长文正书院(即书院院长)。民国初年,张謇创办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,即今天的南京河海大学前身,为我国培养了不计其数的水利工程人才。

张謇著有《张謇日记》《啬翁自订年谱》《张季直文钞》《张季子诗录》等著作。其中《张季子诗录》,收录了多首与南京相关的作品,如:《江宁怀古二十四首》《晓出江宁》《江宁送内子归海门》《江宁送周彦升归里》《奉题江宁顾氏忠贞录从石公之请也》《青溪杂咏》《燕子矶怀古》《浦口军中答彦升用前韵》《浦子口中故台》《题秦淮图》等。

张謇游摄山的经历并题诗,是栖霞山甚至南京人文历史的新鲜内容,值得引起广泛关注和挖掘。

阳光里的『读书天堂』

爱丁堡这类底蕴深厚的城市,若是不好好住上一阵,你无法体会夏洛特·勃朗特何以如此偏袒它:“爱丁堡相比于伦敦,就像一页栩栩如生的历史,相比于一部枯燥的政治经济学煌煌巨著……伦敦是一部絮絮叨叨、含含混混、冗长沉闷的史诗,爱丁堡却是一首抒情诗,简洁、明快、清澈,恰似一道闪电划过。”

虽十多次到过爱丁堡,每每行色匆匆,只是浮光掠影,觉得这座饱受创伤的古城一如它的气候,阴郁、沉闷。至于到处透散着历史和文学的气息,那是毋庸置疑的。2019年盛夏到爱丁堡度假,得以数日穿行于她的街街巷巷,角角落落,步履或徐迟,或迅疾,身心一阵又一阵为惊喜所洗刷。爱丁堡有着太多令你喜出望外的秘密——倘若你放慢脚步的话。就说她的天气吧。阳光,轻云,细雨;疾风,乌云,暴雨。随后是鲜亮得听得见乐音的阳光。这一切可发生在一二十分钟之内。你照例不会埋怨鬼天气,相反一脸阳光的样子说:不就是为了这阳光的美妙嘛。那日跟民宿邻居聊天,她从前的好邻居移居意大利了,来信说最怀念爱丁堡的,还是那缕阳光。

欣赏爱丁堡阳光最佳的去处,无疑是芳草地公园,就是蒋彝先生《爱丁堡画记》中文版译作“美道”的Meadows公园。这个迷人的草地公园,北面紧贴着爱丁堡大学主校区和朗斯代尔联排别墅区,南面斜倚在马曲芒广场和麦尔维尔大道上,东面枕着亚瑟宝座山俯瞰的巴克勒奇大道,西面偎在布伦茨菲尔德、巴克利、格伦盖尔和莱文四个联排别墅群围合而成的“景湾”里,若干条林荫步道之字形缀在长方形绿茵上,平添无限意趣。一旦晴空朗照,热爱阳光的爱丁堡人便一齐拥到草地上,随心所欲地做着各自或相互欢喜的事。

在一个来此搜寻文脉的旅行者眼里,最动人的,还不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嬉戏,而是各色各样的阅读姿势。他们,更多的是她们,或一肘支地,或双膝弯曲,或两背相靠;也有几位身子直直地趴在草地上,头、肩和背的最上部架起一个极简但不知是否舒服的阅读构架,那样子让你不由想到,也许她此刻正读着的是《调皮的眼镜蛇》什么的。那几个穿深色衣服的,偎着靠近边沿的几棵古苍苍老树的树干,隐坐在浓荫里读什么秘史吧。

说着,几簇浓厚的云团带着晶亮的花边缓缓飘来,它们的影子扑向沉迷中的读者,那急吼吼的样子仿佛它们觉察到了精彩的章节,迫不及待抢着去看。站在一旁看风景的人,惊叹这胜似皇家美术馆最好风景画的景色,若非神的手,谁堪绘就。你想起《经济学人》一位叫安·罗的编辑在《铅笔赞》一文里提到,托马斯·特拉赫恩曾将光喻为“上帝的铅笔”,这个比喻着实令人叹服。光的美,在于遮掩,最无趣的莫过于化日之光;而遮掩最妙者,又莫过于云,所谓天光云影。

虽说几日子里几乎习惯了芳草地的云影天光,7月24日向晚还是被爱丁堡的云霞惊呆了。这个时分爱丁堡的云,澄澈得连一个毫无绘画基础的人也能轻易分出色彩的层次。你一下子明白了艾略特为什么说shade without colour(无色之彩),原来色和彩不仅不是一回事,还可以区分开来。彼时心由震动,神随云遐的美妙,至今历历在目,缕缕扣心。

最近很喜欢熬粥。

炎热的夏天总容易让人没了胃口,一碗白粥配点咸菜,简单营养。白粥的制作也简单,在锅里添两碗水,加一把淘好的米,将锅置于炉火上,开火熬制即可。

早起熬上粥,打开安置在厨房外书桌上的小台灯,在微黄的灯光下翻开桌上的书,开启读书时刻。时间无声无息地流走,燃气燃烧发出的声音不时从厨房传来,那声音不知如何描述,像风的呼啸又带些独特,让人一听便知,那是火焰在跳跃。一阵风吹来,泛着淡香味道的白粥已经开始绽放笑容,在微风的帮助下将自身的魅力散发开来,传进我的鼻端。

将凳子向后推了推,起身走到炉火旁。打开锅盖,看着一粒粒白色的米在锅里翻滚。

王小波说:“人在年轻时,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这一生要做什么。”日常的我们总是太过匆忙,匆忙地生活,匆忙地赶路,匆忙地向前冲,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思考,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过。好似生活本身就是忙碌,但忙碌只是表象,心灵的探索才应是人最该追寻的方向。

公鸡打鸣了,小鸟也在窗外叽叽喳喳,月隐云端,天色已经大亮。

走到窗边,打开窗户,清晨微凉的风扑面而来,让混沌的脑子清醒许多。楼下勤快的老人正在用水桶从湖里提水,浇灌不远的菜园。菜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菜,黄瓜、番茄、豆角、丝瓜,都是家常小菜。“噔”的一声响起,一尾游鱼在湖中心一跃而起,又重重落下,激起串串水花。这一幕幕场景,组成了生活的画卷,朴素又平凡。

炉火上的白粥香味渐浓,每一粒米都在微笑,因为她们找到了内心的归宿。

□南京卢卫宁

□河北石家庄王南海

□南京松风

□河南郑州张素平

盛夏

张謇先生为摄山题诗

□南京张智峰